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

朱止泉先生朱子聖學考略卷六

長白高斌東軒訂定　　儀封張師載酉

乙巳朱子五十六歲

答陸子靜書云奏篇垂寄得聞至論慰沃良深語圓意活渾浩流轉有以見所養之深所蓄之厚但向上一路未曾撥轉處未免使人疑著恐是葱嶺帶來耳

象山奏對在甲辰

象山輪對五劄敷陳詳明朱子稱之亦取其論治道之長也至於人君根本處要在格物致知誠意正心而象山總不言及五劄之末但言垂拱無爲而百事詳何言

之易也朱子窺見其隱絕無居敬窮理工夫故直斷之曰葱嶺帶來豈疑信相半哉前言專是尊德性事而通辨云疑信相半此言養深蓄厚而通辨又云疑信相半不知尊德性一語不過言其能收斂身心即葱嶺帶來之意養深蓄厚不過言其詞意渾浩亦由所養所蓄而然意各有指原無相信處是時朱子已五十六矣按其年考其學正是存省有得合一之候集中文字了了可見即以此書觀之細味語意都是砭礪安有纖毫信底意愚讀者深體之則自見耳

與劉子澄云近年道學外面被俗人攻擊裏面被吾黨鏨

壞婺州自伯恭死後百怪都出至如子約別一般差異底話全然不是孔孟規模卻做管商見識令人駭歎而已伯恭自有些拖泥帶水致得如此又令人追恨也子靜一味是禪卻無許多功利術數目下收斂得學者身心不爲無力然其下梢無所據依恐亦未免害事也去年被人強作張呂書贊及敬夫集序今並錄呈婺州學者甚不樂也

張敬夫集序作於甲辰十二月

其收斂學者身心即是禪傳子淵輩之凶狠子靜之教之害也朱子憂之如此尚曰信之哉

又與劉子澄書云子靜寄得對語來語意圓轉渾浩無凝

滯處亦是渠所得效驗但不免些禪底意思昨答書戲之
云這些子恐是葱嶺帶來渠定不伏然實是如此諱不得
也近日建昌說得動地撐眉努眼百怪俱出甚可憂懼渠
亦本是好意但不合只以私意為主更不講學涵養直做
得如此狂妄世俗滔滔無話可說有志於學者又為此說
引去眞吾道之不幸也公度書來似有此病痛不知季章
如何學問固是須著猛勇然此猛勇卻要有箇用處若只
兩手握拳努筋著力枉費十分氣力下梢無可成就便須
只是怪妄而已吳伯起資質本是大段昏弱故得此氣力
便能振勵而短長相補不至於怪然亦失之偏枯恐不能

大有所就若資性中本有些子精神被此發作如陽藏入

喫却伏火丹砂其不發狂者幾希耳近日因看大學見得

此意甚分明聖賢已將入字打開了但人自不領會却向

外走作耳

通辨載至吾道之不幸也止以爲二家氷炭自此始是

矣然氷炭至此而極不自此始也○建昌謂傅子淵

建昌人

丙午朱子五十七歲

易學啟蒙序云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

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

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支其勢若有所迫而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横順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畫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淳熙丙午暮春既望

啓蒙之作朱子非得已也伏羲有先天卦畫而後天道

理統括無疑文周有後天卦畫彖象爻辭而先天道理散見各別孔子十翼根本先天發明後天無所不備程子易傳闡晰後天而未啟先天當時學易者如黃中機仲輩雜說蠭起無所折衷朱子憂之本邵子之書著啟蒙四卷載河圖洛書先天卦畫圖以明無聲無臭之中具有太極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在天如此在人亦然載後天卦畫圖明蓍策考變占以明陰陽老少之中具有卦象卦體卦德卦變之妙承乘應敵吉凶悔吝之用人事顯然天運可見使人本先天以立其基而於一卦一爻一事一物如卜筮所得推求其象考究其理以盡後

天之散殊詳後天以致其用而常戰戰兢兢履薄臨深如上帝臨汝不敢戲豫不敢馳驅以完先天之本原此朱子著啟蒙以立教之旨也如啟蒙五贊答袁機仲諸書易語類皆當反復潛玩心體身行庶得朱子之旨可

復向上根原矣

孝經刊誤後記云某舊見衡山胡侍郎論語說疑孝經引詩非經本文初甚駭焉徐而察之始悟胡公之言為信而孝經之可疑者不但此也因以書質之沙隨程可久丈程答書曰頃見玉山汪端明亦以為此書多出後人傅會於是乃知前輩讀書精審其論固已及此又竊自幸有所因

迹而得免於鑿空妄言之罪也因欲掇取他書之言可發此經之旨者別爲外傳（如冬溫夏凊昏定晨省之類即附始於事親之傳）顧未敢耳淳熙丙午八月十二日記

孝經十八章朱子分前六章爲經後十二章爲傳最分明其中辨論皆當潛玩焉

答陸子靜書云昨聞嘗有丐外之請而復未遂今定何如莫且徊留否學者後來更得何人顯道得書云嘗詣見不知已到未子淵去冬相見氣質剛毅極不易得但其偏處亦甚害事雖嘗苦口恐未必以爲然今想到部必已相見亦嘗痛與砭劑否道理雖極精微然初不在耳目見聞之

外是非黑白卽在面前此而不察乃欲別求元妙於意慮之表亦已誤矣某衰病日侵去年災患亦不少此數日來病軀方似略可支吾然精神耗減日甚一日恐終非能久於世者所幸邇來日用工夫頗覺有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甚恨未得從容面論未知異時相見尚復有異同否耳

象山年譜載此書於丙午

此書陽明所錄止衰病以下數行耳首已明言子淵所學之非末數語朱子自言涵養得力原非以象山之學爲是云未知復有異同否同不同未可知也通辨攻篁墩陽明之捕風捉影誠然

細玩與象山書朱子之不同於陸已一一言之矣特篁墩陽明未之知耳剛毅不易得者議子淵也偏處亦甚害事者責子淵之高大自許也雖嘗苦口二句見子淵不受教也亦嘗痛與砭礪否見象山嘗痛砭礪之亦知其不痛砭礪之也道理三句言不當求之元妙也此而不察三句言子淵之求元妙卽象山之教之誤也邇來三句朱子自言涵養有力實實信得及也未知異時三句見自家所得與象山異同未可必子淵不以爲然想象山亦未必以爲然而料其必有異也首尾二百餘言無一字與象山同而陽明以爲晚同篁墩以爲未及胥

會而陸已下世二家之欺世至此然亦不能欺人也此書之在丙午朱陸年譜文集的確可憑自丙午以後朱子答象山書一云一味慢罵虛喝必欲求勝一云肆支蔓躁之詞一云陰實祖用其說而改頭換面陽諱其所自來如此者甚多冰炭極矣稍能讀書者皆知之祗程王之自立說耳安能援陸附朱以欺來學哉

答程正思書云所論皆正當確實而衞道之意又甚嚴深慰病中懷抱省試得失想不復置胸中也告子生之謂性集註雖改細看終未分明近日再改一過此處覺得尙未有言語解析得出更俟欵曲細看他時相見卻得面論祝

汀州見寶之意敢不敬承蓋緣舊日曾學禪宗故於彼說雖知其非而不免有私嗜之意亦是被渠說得遮前掩後未盡見其底蘊譬如楊墨但能知其為我兼愛而不知其至於無父無君雖知其無父無君亦不知其便是禽獸也去冬因其徒來此狂妄凶狠手足盡露自此乃始顯然鳴鼓攻之不復為前日之唯阿矣浙學尤更醜陋如潘叔昌呂子約之徒皆已深陷其中不知當時傳授師說何故乖訛便至於此深可痛恨元善遂能辨此深可歎賞深懲老謬放過此著今日徒勞頰舌用力多而成功寡也

答程正思謂去冬其徒來此等語與前答子靜所云子

淵去冬相見同答公度幾道語意亦同答正思一云雖知其非一云譬如楊墨朱子久知其是禪特未盡見底蘊耳曾學禪宗未免私嗜云者非私嗜其學也須玩知其非三字其學已非矣但其收斂身心亦甚有力即取其長之意云爾朱子嘗曰釋氏說元空便是空無物又說眞空卻是有物與吾儒說略同但他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又嘗曰看釋氏下工夫直是自日至夜無一念走作別處去學者一時一日之間是多少閑雜念慮如何似得他只惜他所學非正學枉了工夫知此則知私嗜之言蓋有說焉同一收斂不走作之解其

中大有分別釋氏之收斂不走作雖曰有物而內外俱空象山之收斂不走作奉禪空為宗而以知覺應事接物朱子之收斂不走作主敬窮理而內外合一惟其一於主敬窮理而兼取眾長所以取其收斂不走作者只在用力凝定處此所謂曾學禪宗未免私嗜之意之旨也若不透徹此解而泥字面既知其學之非而又嗜之是嗜其非正之學矣不獨上下文義自相矛盾而於朱子聖學之功未見得其要領也至於唯阿云者蓋以象山陰釋陽儒而猶有慕儒之心又其氣質剛猛不肯虛心下意求友集益第以巽言往來冀渠一悟自去所蔽

共爲講學庶幾歸於一是而廣吾道之傳卒以私意爲主狂悖百出乃得盡見底蘊不憚極力攻之此則朱子之苦心衷腸皎如日月者也通辨乃云朱子初年因嘗參究禪學與象山所見亦同以故私嗜唯阿時稱其善則大非矣故不得不詳辨之以俟後之君子

南軒先生云明道先生爲條例司屬官是介甫初爲參政時正欲就其中調護變化之後來見他執拗不可回爲天下害故在臺中力論之無非中節也濬以朱子初遇象山以吾黨孤弱亦欲變化之後來見其妄自尊大俯視聖賢故力攻之朱子待象山即程子待介甫之心

南軒刱程子後儒不知朱子可概已

答劉公度書云建昌士子過此者多方究得彼中道理端的是異端誤人不少向見賢者亦頗好之近亦覺其非否

答趙幾道書云所論時學之弊但所謂冷淡生活者亦恐反是而禍大耳孟子所以舍申商而距楊墨者正爲此也向來正以吾黨孤弱不欲於中自爲矛盾亦厭繳紛競辨若可羞者故一切容忍不能極論近乃深覺其弊全然不曾略見天理彷彿一味只將私意東作西捺做出許多詖淫邪遁之說又且空腹高論妄自尊大俯視聖賢蔑棄禮法只此一節尤爲學者心術之害故不免直截與之說破

渠輩家計已成決不肯舍然此說旣明庶幾後來者免墮邪見坑中亦是一事耳

朱子與象山一切容忍亦以任道者少雖或稍近禪宗必誘而進之北宋諸儒兼通禪學多有其人若薦曹二君之去邪歸正固朱子所深願者及傳子淵輩大畔聖道不可誨化故與程趙諸同志鳴鼓以攻非始信其說而至此始攻之乃向已覺其弊而至此深覺其非也通辨言前此疑信相半至此始覺其非亦未詳朱子之言之意乎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浩熟思之若能每事加

敬則起居語默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朱子曰學莫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己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臾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爲一自家須用持敬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顏子止是持敬

又曰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

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

主敬工夫依此做去方有程途

問二程說格物謂當從物物上格之窮極物理之謂也或謂格物不當從外物上留意特在吾一身之內是有物必有則之謂如何朱子曰外物亦是物格物當從伊川之說不可易灑掃應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

三段皆邵浩錄玩灑掃應對中三句朱子是時格物已內外俱徹矣陽明議以狥外安能議朱子

朱子曰今日民困正緣沿江屯兵費重只有屯田可減民

力見說襄漢間儘有荒地某云當用甚人耕墾曰兵民兼用各自爲屯彼地沃衍收穀必多若做得成敵人亦不敢窺伺兵民得利既多且耕且戰便是金城湯池兵食既足可省漕運民力自蘇然後盡驅州郡所養歸明北軍往彼就食則州郡自寬遲之十年其效必著須是擇帥既得其人專一委任許令辟召賓屬同心措置勿數更易庶幾有濟 邵浩

又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其餘幕職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做使恢恢有餘地乃可 邵浩

治天下在得人得人在擇監司太守誠領要之論也統

天下而言將帥監司太守大略須三百餘人果得其人治道可舉其人固難擇之亦難養之教之蓋有道矣

丁未朱子五十八歲

三月小學成

按年譜云朱子既發揮大學以開悟學者又懼其失序無本而不足以有進也乃輯此書以訓蒙士使培其根以達其枝內篇四曰立教曰明倫曰敬身曰稽古外篇二曰嘉言曰善行修身之事此略備焉

小學一編學者飲食之書也張子云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旨哉斯言士人少時不讀小學致言行

不循禮法雖陷於不知及其知之慚赧無地良可歎惜有志者便從脚下做起須將稽古嘉言善行三篇熟讀反身深思前賢何以能行後人何以不能眞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則知立教明倫敬身三篇字字句句皆自家性命語安得不玩味安得不踐履如此方無負朱子之意云

答陸子靜書云稅駕已久諸況益佳學徒四來所以及人者在此而不在彼矣區區所憂一種輕爲高論妄生內外精麤之別以良心日用分爲兩截謂聖賢之言不必盡信而容貌詞氣之間不必深察者此其爲說乖戾狠悖大爲

吾道之害不待他時末流之弊矣此事不比尋常小小文義異同相去遼無由面論徒增耿耿耳

答劉子澄書云居官無修業之益若以俗學言之誠是如此若論聖門所謂德業者卻初不在日用之外只押文字便是進德修業地頭不必編綴異聞乃爲修業也近覺向來爲學實有向外浮泛之弊不惟自誤而誤人亦不少方別尋得一頭緒似差簡約端的始知文字言語之外眞別有用心處恨未得面論也浙中後來事體大段支離乖僻恐不止似正似邪而已極令人難說只得皇恐痛自警省恐未可專執舊說以爲取舍也小學能爲刊行亦佳但須

更爲稍加損益乃善

丙午已到敬義合一地位而此書云爾者蓋簡約端的

即敬便有義義便有敬之旨只押文字二句與灑掃應

對中要見得精義入神處如何分內外同意非僅丙申

庚子所見也

答陸子書通辨序於丁未極確答子澄書亦在丁未以

小學成於丁未觀此二書則朱子因材之教益可見矣

答陸者即訓廖子晦項平父之意也答劉者即訓呂子

約林擇之之意也道一編以答陸者爲早年定論以答

劉者爲晚年顛倒已甚大抵程王兩家皆以朱子早年

異乎陸晚年同乎陸執一已之見議朱子之學止知答陸之書與陸相南北而不知答劉之書與陸亦氷炭也朱子以子澄務博恐流於登學一派而箴之且述自已平日博學未免有向外意至今涵養得力有所統會以見不可專用心於文字耳至於周程小學等書朱子奉爲神明熟讀潛玩以收斂身心者象山多所不取其不同已了然可見即此書末一段與子澄言小學甚詳正所謂不在日用之外簡約端的而與象山氷炭者陽明刪而不錄烏足以語朱子之學哉

答陸子美云伏承示諭太極西銘之失備悉指意然二書

之說從前不敢輕議非是從人腳根依他門戶卻是反復
看來道理實是如此別未有開口處所以信之不疑而妄
以己見輙爲之說正恐未能盡發其奥而反以累之豈敢
自謂有扶掖之功哉今來教及省從前所論卻恐長者從
初便忽其言不曾致思只以自家所見道理爲是不知卻
元來未到他地位而便以己見輕肆抵排也今亦不暇細
論只如太極篇首一句最是長者所深排然殊不知不言
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之根不言太極
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之根本只此一句便見
其下語精密微妙無窮而向下所說許多道理條貫脈絡

井井不亂只今便在目前而亘古亘今顛撲不破只恐自家未曾見得如此分明直截則其所可疑乃在此而不在彼也至於西銘之說猶更分明今亦且以首句論之人之一身固是父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爲父母者即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一物各有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萬物既同一父母則吾體之所以爲體者豈非天地之塞吾性之所以爲性者豈非天地之帥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眞實如此所以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爲以至於能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而非意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更與乾坤都

無干涉其所以有取於西銘者但取其姑爲宏闊廣大之言以形容仁體而破有我之私而已則是所謂仁體者全是虛名初無實體而小己之私卻是實理合有分別聖賢於此卻初不見義理只是利害而妄以已意造作言語以增飾其所無破壞其所有也若果如此則其立言之失膠固二字豈足以盡之而又何足以破人之梏於一已之私哉大抵古之聖賢千言萬語只是要人明得此理此理既明則不務立論而所言無非義理之言不務正行而所行無非義理之實無有初無此理而姑爲此言以救時俗之弊者不知子靜相會曾以此語細商量否近見其所論王

通續經之說似亦未免此病也如有未當切幸痛與指摘剖析見教理到之言不得不服也

按答子靜論太極在戊申則此書自在丁未

朱子於太極一本萬殊西銘理一分殊道理實見得如此了然備具於胸中所以陰陽剛柔仁義當前都是民胞物與宇宙內事皆己分內事惟其如是是以敬便有義義便有敬直內便方外方外便直內內外本末不是二事朱子此時得於太極西銘者最深微最廣大子美不足以語此故就二篇首句略言之其大義已略見矣

答呂子約云日用工夫不可以老病而自懈覺得此心操

存舍亡只在反掌之間鄉來誠是太涉支離蓋無本以自立則事事皆病耳來喻拈出劉康公語甚善但上面蹉卻話頭恐亦義理太多費了精神故向裏時少耳聞子約教學者讀禮甚善然此書無一綱領無下手處頃年欲作一功夫後覺精力向衰遂不敢下手近日潘恭叔討去整頓未知做得如何又聞講授亦煩勤勞此恐或有未便今日正要清源正本以察事變之幾微豈可一向汨溺於故紙堆中使精神昏蔽失後忘前而可以謂之學乎

此書前一書本註丁未七月三日此書本註九月十三日自是丁未且二書皆言詩自是相去不遠

呂寺丞以博覽爲學朱子箴其支離勉以向裏此後所答多親切處讀書須留意焉鄉來誠哉支離數語是言寺丞之弊後儒以爲朱子自言大失之矣

答陳正已云示喻爲學大致及別紙數條皆已深悉但區區於此有不能無疑者蓋上爲靈明之空見所持而不得從事於博學篤志切問近思之實下爲俊傑之豪氣所動而不暇用力於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之本是以所論嘗有厭卑實而趨高妙輕道義而喜功名之心其浮陽動俠之意往往發於詞氣之間絕不類聖門學者氣象不知向來伯恭亦嘗以此相規否也熹自年十四五時即嘗有志於

此中間非不用力而所見終未端的其言雖或誤中要是想像臆度所幸內無空寂之誘外無功利之貪全此純愨以至今日反復舊聞而有得焉乃知明道先生所謂天理二字卻是自家體認出來者眞不妄也沖漠無朕一段恐未可輕議若當此時萬象未具即是上面一截無形無兆後來被人引入途轍矣賢者正作此見何乃遽謂古今無人作此語耶敬以直內近思錄註中別有一語先生指意甚明蓋雖不以爲無然未嘗以爲即與吾之所謂敬以直內者無毫髮之差也近來浙中怪論蠭起令人憂歎不知伯恭若不死見此以爲如何也

玩書中某自年十四五時數行知朱子少時並未專心學佛不過所見末端的如延平答問昭昭可考即答汪薛許三書亦自言其未絕意耳後儒遂援以爲少年學禪之證試細考此書則其立說之非明矣此書未詳何年因浙中數語故附記於乙巳後閑闢錄序此書於乙巳

予向閱朱子語類云象山是禪心竊疑之以象山在人倫中居家瑬官井井有法未必是禪閱象山文集語錄稍覺其有禪意猶未了然也反復玩朱子立論詳明處知其雜禪有由來矣其養心也稍有所著便爲心累直

空之惟恐不盡其制行也心有所發是其天性感動必盡其力其治世也煞有機術故用之必盡所長及其學之成也應事接物之間因其所發用其所長果足以經理事物而自心仍是不動空體遂以爲聖學在是一切典籍皆屬語言文字竟謂之注腳而無疑矣蓋人心之靈無所不可而運用之發無時而息力求其空則能空力求其實則能實務充所發則能充僅行所發則能行必兼其長則能兼必專其長則能專以空養心以發制行以長治世空原於禪發原於儒長原於管陸學之根實是如此至於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

理吾心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之理渠固未之用力而亦無由造其微也陸曰惡能累心又曰善亦累心夫以善之累心比之眼中之金玉屑而欲無之是以心為空空一無所有百行萬善悉為後起之迹其去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者不知幾尋丈矣緣其學不從格物入而從靜養入故於太極陰陽生人生物源頭處流行處未曾研究但以空明為體作用為用其雜禪豈不了然哉通辨及諸儒不於此抉其由來僅以弄精魂闢之亦難以服其徒之心矣

答陳膚仲云讀書固收心之一助然今只讀書時收得心

而不讀書時便爲事所奪則是心之存也常少而其放也常多矣且胡爲而不移此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而此心無時不存乎然所謂涵養工夫亦非是閉眉合眼如土偶人然後謂之涵養也只要應事接物之處不失此心各得其理而已諸書解偶未有定本謾此奉報可試思之若於此得力卻遠勝看解也

此書亦未詳何年以前書在甲辰後書在戊申故附記於乙巳後書中移讀書工夫向不讀書處用力使動靜兩得心無不存數語是如見如承要旨不可草草略過

答姜叔權云示喻曲折何故全似江西學問氣象須見其

徒自說見處言語意氣次第節拍正是如此更無少異恐是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張皇如此不已恐更有怪異事甚不便也長孺所見亦然但賢者天資慈祥故於惻隱上發彼資稟麤厲故別生一種病痛大抵其不穩帖而輕肆動盪則不相遠也正恐須且盡底放下令胸中平實無此等奇特意思方是正當也

答汪長孺云別紙所論殊不可曉既云識得入病遂見天理流行昭著無絲毫之隔不知如何未及旋踵便有氣盈矜暴之失復生大疑鬱結數日首尾全不相應似是意氣全未安帖用心過當致得如此全似江西氣象其徒有今

日悟道而明日醉酒罵人者嘗舉賈生論胡亥語戲之今乃復見此蓋不約而同也此須放下只且虛心平意玩味聖賢言語不要希求奇特庶幾可捄今又曰先作云云工夫然後觀書此又轉見詭怪多端一向走作矣更宜詳審不可容易也

玩此二書應在乙巳丙午間故附之

大抵江西學派從靜坐中見得天人不限隔影響遂謂道在於是侮慢聖言淩視同類生出許多病痛由其所養者非仁義禮智渾然粲然之性又不用讀書窮理小心體認工夫故敢如此張皇明儒龍溪心齋皆是此病

是誰之咎歟朱子深知陸學貽害後世故嚴斥之

答潘恭叔書云敬之一字萬善根本涵養省察格物致知種種功夫皆從此出方有據依平日講學非不知此今乃覺得愈見端的親切耳願益加功以慰千里之望禮記如此編甚好但去取太深文字雖少而功力實多恐難得就又有擔負耳

按此書前一書云小學旦夕可就小學成於丁未則前一書當在丙午其書有云周禮恐五峰之論太偏此書亦云周禮卽以祭禮賓客師田喪紀之屬別爲一門與前書相類亦當在丙午然不敢遽定故附於丙午後且

語意與答象山書正相契合可見朱子主敬之學至丙午而益親切然則答象山之書陽明以爲同陸之證愚即以爲朱子聖學卓立之證而與象山不同之確據也

後幅論三禮甚詳與陸學逈別

朱子自己丑悟心貫動靜後處處用功如答林擇之諸書尤加意涵養答薛士龍書求之於句讀文義之間謹之於視聽言動之際身心內外講學踐履無不齊頭著力至丙申與季通先生講論專意涵養而不輟講學之功以益其栽培又歷十二年至丙午主敬親切動靜合一是又一大關詳見於子晦文卿所錄其功全在博文

約禮上著實做去久而後純豈陸學之收拾精魂所能
企其萬一耶
答呂子約云年來覺得日前爲學不得要領自做身主不
起反爲文字奪卻精神不是小病每一念之惕然自懼且
爲朋友憂之每得子約書輒復恍然尤不知所以爲賢者
謀也且如臨事遲回瞻前顧後卽此亦可見得心術影子
當時若得相聚一番彼此極論庶幾有判決之助今又失
此機會極令人悵恨
又答呂子約云示諭日用工夫如此甚善然亦且要見得
一大頭腦分明便於操舍之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

任放行在自家手裏不是譏說求其放心實卻茫茫無把
捉處也公而以人體之只是無私心而此理自然流行非
是公後又將此意尋討他也
又答呂子約云舊讀胡子知言答或人以放心求放心之
問怪其覼縷散漫不切當代之下語云知其放而欲求之
則不放矣嘗恨學者不領此意今觀來論庶幾得之所論
必有事焉鳶飛魚躍意亦甚當孔子只說箇先難後獲一
句便是這話後來子思孟子程子爲人之意轉切故其語
轉險直說到活潑潑地處耳知得如此已是不易更且虛
心寬意不要回頭轉腦計較論量卻向外面博觀衆理益

自培植則根本愈固而枝葉愈茂矣若只於此靜坐處尋討卻恐不免正心助長之病或又失之則一蹴而墮於釋氏之見矣亦可戒也讀書如論孟是直說日用眼前事文理無可疑先儒說得雖淺卻別無穿鑿壞了處如詩易之類則為先儒穿鑿所壞使人不見當來立言本意此又是一種功夫直是要人虛心平氣本文之下打疊教空蕩蕩地不留一字先儒舊說莫問他是何人所說所尊所親所憎所惡一切莫問而唯本文本意是求則聖賢之指得矣

玩此數書朱子教呂寺丞立本制事讀書之法極備不得止援責寺丞鄉來誠涉支離數語指為專事本體晚

年同陸也蓋朱子立本工夫至此益親切有味凡制事讀書皆是培養根本工夫合內外動靜無時無處不用其力所以答陸子有日用得力之語於此數書益信之矣

按呂寺丞云誨諭工夫且要見一箇大頭腦便於操舍間有用力處如實有一物把住放行在我手裏不是謾說收其放心某蓋嘗深體之此箇大頭腦本非外面物事是我元初本有底其曰人生而靜其曰喜怒哀樂之未發其曰寂然不動人汩汩地過了日月不曾存息不曾實見此體段如何會有用力處程子謂這箇義理仁

者又看做仁了知者又看做知了百姓日用而不知此所以君子之道鮮此箇亦不少亦不賸只是看他不見不大段信得此話及其言於勿忘勿助間認取者認乎此也認得此則一動一靜皆不昧矣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端之著也操存久則發見多忿懥憂患好樂恐懼不得其正也放舍甚則日滋長記得南軒先生謂驗厥操舍乃知出入乃是見得主腦於操舍間有用力處之實話蓋苟知主腦不放下雖是未能常常操存然語默應酬間歷歷能自省驗雖非實有一物在我手裏然可欲者是我底物不可放失不可欲者非是我物不可留

藏雖謂之實有一物在我手裏亦可也朱子答云此段大概甚正當親切操存久則發見多放舍甚則日滋長此二句甚好　呂寺丞又云誨諭胡子知言云云朱子答云此意大概亦好但太支蔓不直截不覺卻將此心放了恐當一切掃去且將所代五峰一語早晚提撕令有箇要約處乃佳不然又似程子說溫公爲中所亂矣呂寺丞又云誨諭謂必有事焉云云朱子答云此段看得亦未親切須知必有事焉只此一句便合見得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方要於此著意尋討便窒礙了如說先難先難只此二字已見得爲仁工夫然於此處才有計較便夾雜了故才說上句

便說下句以急救之如方安頓一物在此又便即時除卻是非教人先安排此有事勿正之兩端而就其中以求之也朱子答呂寺丞四書及此三書其指示未發之中至矣密矣寺丞所問皆極親切而朱子答之又進一層蓋朱子答寺丞見於四十七卷者至詳且盡故四十八卷所答即將詳且盡者渾成一片無有痕跡必有從前許多工夫到此方覺自己性體有要約處不外朱子代知言一語斷不能一蹴而至也四十八卷後數書尤極微妙學者通二卷前後而細味之自知朱子與呂氏傳授聖學的確深微其所不言者可默會矣

按呂寺丞誨諭工夫一段是其從事朱子實有用力處學者當潛玩不可與朱子同序故附載於此

朱子云一切掃去又云只此一句便合見天理流行活潑潑地此是呂寺丞著實立志居敬窮理有入門下手工夫方如此說並歸於一若他人未用工夫未嘗博學便不如此說故須合二卷通考之則知朱子立教之次序矣

此二書未詳何年語意與前一書相近姑附於丙丁後

答黃直卿云爲學直是先要立本文意卻可且與說出正意令其寬心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異研究纖悉恐其意

思促迫難得長進將來見得大意略舉一二節目漸次理會盡未晚也此是向來差誤今幸見得卻須勇革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也

又答黃直卿云示諭讀書次第甚善但所論先天太極之義覺得大段局促日用之間只教此心常明而隨事觀理以培養之自當有進才覺如此狹隘拘迫恐不能展拓也

又答黃直卿云所論太極散為萬物而萬物各具太極見得道不可須臾離之意而與一貫之旨川上之歎萬物皆備之說相合學者當體此意造次顛沛不可間斷此說大概得之但周子之意若只如此則當時只說此一句足矣

何用更說許多陰陽五行中正仁義及通書一部種種諸

說耶通書中所謂誠無爲者太極也幾善惡者陰陽也德曰仁義禮智信者五行也皆就圖上說出其餘如靜虛動直禮先樂後淡且和果而確之類亦是圖中陰陽動靜意蓋既曰各具太極則此處

便又有陰陽五行許多道理須要隨處一一盡得如先天

之說亦是太極散爲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而一卦之

爻莫不具一太極其各具一太極處又便有許多道理須

要隨處盡得皆不但爲塊然自守之計而已也然此亦只

是大概法象若論日用工夫則所守須先有箇自家親切

要約處不可必待見圖而後逐旋安排其隨處運用亦須

虛心平氣徐觀事理不可只就圖上想像思維也既先有

箇立脚處又能由此推考證驗則其胸中萬理洞然通透
活絡而其立處自不費力而愈堅牢開闊矣若但寸寸銖
銖比量湊合逐旋將來做工夫亦何由有進步處耶
朱子教勉齋不可苟避譏笑卻誤人此非大勇不能此
心常明隨事觀理以栽培之即是親切要約處即是推
考證驗萬理洞然通透活絡之實功有要可操有塗可
循實能行之則知太極兩儀象卦陰陽五行的的只在
此誠幾德無欲靜虛動直明通公溥之心而不待他求
矣然須明得太極先天底道理方能反身理會其視陸
氏不教人讀書講學者何如哉

此三書未詳何年玩言太極先天之旨姑附於丙丁後

答袁機仲云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而天地萬物之理陰陽始終之變具焉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爲作傳者是也孔子既因文王之易以作傳則其所論固當專以文王之易爲主然不推本伏羲作易畫卦之所由則學者必將誤認文王所演便爲伏羲始畫之易只從中半說起不識向上根原矣又云四象之名所包甚廣大抵須以兩畫相重四位成列者爲正而一二三四者其位之次也七八九六者其數之實也其以陰陽剛柔分之者合天地而言也其以陰陽太少分之者專以

天道而言也若事以地道言之則剛柔又自有太少矣推而廣之縱横錯綜凡是一物無不各有四者之象不但此數者而已矣此乃天地之間自然道理未畫之前先有此象此數然後聖人畫卦時依様畫出揲蓍者又隨其所得掛扐過揲之數以合焉非是元無實體而畫卦揲蓍之際旋次安排出來也來喻於此見得未明竊恐且當先向未畫前識得元有箇太極兩儀四象八卦底骨子方有商量今未須遽立論也用九用六之文固在卦成之後而用九用六之理乃在卦成之前亦是此理但見得實體分明則自然觸處通透不勞辨說矣又云願高明毋以爲藁之說

而忽之姑且虛心遜志以求其通曉未可好高立異而輕索其瑕疵也玩之久熟浹洽於心則天地變化之神陰陽消長之妙自然瞭於心目之間而其可驚可喜可笑可樂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者矣言之不盡偶得小詩以寄鄙懷曰忽然半夜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若識無心涵有象許君親見伏羲來

又答袁機仲云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强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剛柔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

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向日妙湛蓋嘗面稟易中卦位義理層數甚多自有次第逐層各是一箇體面不可牽強合為一說學者須是旋次理會理會上層之時未要攙動下層直待上層都透徹了又卻輕輕揭起下層理會將去當時雖似遲鈍不快人意然積累之久層層都了卻自見得許多條理千差萬別各有歸著豈不快哉若不問淺深不分前後輥成一塊合成一說則彼此相妨令

人分疏不下徒自紛紛成鹵莽矣此是平生讀書已試之
效不但讀易為然也又云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
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
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
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為仁而陰為義然陰
陽又各分而為二故陽之初為木為春為仁陽之盛為火
為夏為禮陰之初為金為秋為義陰之極為水為冬為智
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
羞惡方自外入而知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
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

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眞實之義而爲四德之地衆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味五臭五藏五蟲其分徹此蓋天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於天地間而不知所以爲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亦不知所以爲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尤爲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又答袁機仲云垂諭易說又見講學不倦下問不能之盛美尤竊欽仰已恐鄙意別紙具呈此但易中卦畫陰陽之分位耳未是吾人切身之事萬一愚見未合盛意可且置

之更別向裏尋求恐合自有緊切用功處也

玩答機仲書執謂朱子主卜筮之可疑哉朱子之意欲機仲反身心著實體驗必以未畫前元有太極爲骨子必以在人信實之義爲四德之地欲善之主爲切於吾身不徒在卦畫陰陽分位上辨別也讀易如此他經皆然方是居敬窮理只一件矣

易學啟蒙成於丙午三書皆言易理姑附於丙丁後

答余正叔云前日所論正爲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爲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

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且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那邊物欲之私卻來這下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絕而自然破矣若其本領則當以敬為主更得集義之功以祛利欲之蔽則於敬益有助盡有不待著意安排而無昏憒雜擾之病上蔡所謂去卻不合做底事則於用敬有功恐其意亦謂此也當時鄙論不甚分明今復如此剖析將去使正叔知得鄙意不是舍敬談義去本逐末正欲兩處用功交相為助正如程子所

謂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者耳今亦不須更生疑慮
別作商量但請依此實下工夫久遠純熟便自見得也
又答余正叔云前者所論未嘗欲專求息念但以爲不可
一向專靠書冊故稍稍放教虛閑務要親切自己然其無
事之時尤是本根所在不可昏憒雜擾故又欲就此便加
持養立箇主宰其實只是一箇提撕警策通貫動靜但是
無事時只是一直如此持養有事處便有是非取舍所以
有直內方外之別非以動靜眞爲判然二物也上蔡之說
便是如此亦甚要切但如此警覺久遠須得力爾千萬且
於日用間及論語中著力令有箇會通處即他書亦不難

讀爾

書中疏主敬集義曲折最明所云這下認得天理之正又云無事時便加持養立箇主宰尤是要緊血脈處能立主宰這裏便有方正氣象這便是直內而方外根本已具於此只要栽培遇事來即別是非則這裏天理愈分明堅固所以主宰通貫動靜非判然二物須是久遠得力造到參倚不捨貫通貫之候矣若僅云凡朱子所言內外動靜未嘗有偏豈足發明朱子之意哉

答程正思云承喻致知力行之意甚善然欲以靜敬二字該之則恐未然蓋聖賢之學徹頭徹尾只是一敬字致知

者以敬而致之也力行者以敬而行之也靜字爲言則亦理明心定自無紛擾之效耳今以靜爲致知之由敬爲力行之準則其工夫次序皆不得其當矣中庸所謂博學審問愼思明辨者皆致知之事而必以篤行終之此可見也苟不從事於學問思辨之間但欲以敬爲主而待理之自明則亦沒世窮年而無所獲矣

此書未詳何年以後忽被改除一書在戊申故附於戊申前

玩此書則不讀書窮理而專靜敬者必不能明理必流於虛寂朱子已早見之矣

答周舜弼云前此所示別紙條目雖多然其大概只是不曾實持得敬不曾實窮得理不曾實信得性善不曾實求得放心而乃緣文生義虛費詞說其說愈長其失愈遠此是莫大之病只以其間所論曲折及後段克伐怨欲鄉原思學瞻忽前後之類觀之便自可見若果是實曾下得工夫即此等處自無可疑縱有商量亦須有著實病痛不應如此泛泛矣曾子一段文意雖說得行然似亦未是真見似此等處且須虛心涵泳未要生說卻且就日用間實下持敬工夫求取放心然後卻看自家本性元是善與不善自家與堯舜元是同與不同若信得及意思自然開明持

守亦不費力矣君子而時中卻是集註失於太簡令人生疑今已删去只見存文義已自分明若不爲此句所牽則亦無可疑矣恐枉費思索故並及之然其切要工夫無如前件所說千萬留意

又答周舜弼云所論敬字工夫於應事處用力爲難此亦常理但看聖賢說行篤敬執事敬則敬字本不爲默然無爲時設須向難處力加持守庶幾動靜如一耳克己亦別無巧法譬如孤軍猝遇強敵只得盡力舍死向前而已尚何問哉

此二書未詳何年程周錄皆在己亥後故類附之

朱子教人為學先要信得及居敬持守實下工夫方有把柄向難處力加持守尤要緊著不然終難動靜合一也

朱子問實看格物之義如何曰須是涵養清明然後能格物曰亦不必專執此說事到面前須與他分別去到得無事又且持敬看自家這裏敬與不敬如何若是不敬底意思來便與屏徹去久之私欲自留不得且要切己做工夫且如今一坐之頃便有許多說話豈不是動才不說話便是靜一動一靜循環無已便就此窮格無有空闕時不可作二事看某向時亦曾說未有事時且涵養到得有事卻

將此去應物卻成兩截事今只如此格物便只是一事且如言忠信行篤敬只見得言行合如此下一句蠻貊之邦行矣便未須理會及其久也只見得合如此言合如此行亦不知其爲忠信篤敬如何而忠信篤敬自在裏許方好問竇從周曾看格物一段否因言聖人只說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會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靜若動凡居處飲食言語無不是事無不各有箇天理人欲須是逐一驗過雖在靜處坐亦須驗箇敬肆敬便是天理肆便是人欲如居處便須驗得恭與不恭執事便須驗得敬與不敬有一般人專要就寂然不動上理會及其應

事卻七顛八倒到了又牽動他寂然底又有人專要理會
事卻於根本上全無工夫便是徹上徹下表裏洞徹如居
仁便自能由義由義便是居仁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
能義以方外便是敬以直內

問賀云尋常着敬字如何曰心主於一而無有他適朱子
曰只是常要提撕令胸次湛然分明若只塊然獨坐守著
箇敬卻又昏了須是常提撕事至物來便曉然判別得箇
是非去賀云每常胸次湛然清明時覺得可悅曰自是有
可悅之理只是敬好敬以直內便能義以方外有箇敬便
有箇不敬常如此戒懼方不睹不聞未有私欲之際已是

戒懼了及至有少私意發動又卻謹獨如此卽私意不爲吾害矣

此三段廖德明錄乃訓寶從周者故序於丙午後

問曾理會敬否寶曰程先生說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曰畢竟如何見得這敬字曰端莊嚴肅則敬便存曰須是將敬來做本領涵養得貫通時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義便有敬敬便有義義便有敬如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某說敬莫只是涵養義便分別是非曰不須恁地說不敬時便是不義

某說如有邪正二人欲某由言之雖死不可余子曰不要

恁地說惟天性剛强之人不爲物欲所屈如克伐怨欲亦不要尋求勝他如此則胸中朋從者多反害事只此便是克伐怨欲只是虚心看物物來便知是與非事事物物皆有箇透徹無隔礙方是又曰且如說閑話多亦是病尋不是處去勝他亦是病便將來做克伐怨欲看了一切掃除若此心湛然常如明鏡物來便見方是

又曰心要精一方靜時須湛然在此不得困頓如鏡樣明遇事時方好心要收拾得緊如顏子請事斯語便直下承當

此三段實從周錄

玩此六段朱子涵養格物集義之功皆統於敬合而爲一是又一大關矣一段中云未有事時且涵養四句實朱子自四十後用功之方今云成兩截事竊嘗疑之漸覺恍然方其用功時自是將此去應物亦以主敬未熟義理未足不免有存體待用留心照管之意心迹內外不能渾融至於丙午又用十餘年工夫主敬熟矣義理足矣滿腔子主一無適整齊嚴肅滿腔子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即此是敬即此是格物集義敬中有物有義格物集義只是敬以貫通無有心迹內外之別故曰才敬以直內便義以方外居仁便由義由義便居仁回

念從前用功立說尙成兩截事也是以與潘恭叔書言敬親切而與子靜書僅言日用得力無復向來支離之病蓋此時已動靜合一而自言之謙詞耳當時子靜旣不相合後世讀朱子書者又不詳玩深思穿透曲折底裏遂使此一段純熟工夫不暢明其源委不顯著於何年而反云晚年方悟本體中年疑信相半豈足語朱子之學哉澐生不敏閱朱子書凡數周亦不甚解後方體驗涵泳而得之深信敬做本領涵養貫通敬便有義義便有敬之妙所以一則云此心湛然物來便見再則云敬做本領涵養貫通胸次湛然便曉然判別皆由主敬

格物集義之久得其合一如是自此後滔滔然入於聖人之域而無難此溟管窺之見彷彿其然未知有當於朱子否也後之學朱子者必無惑於晚年方悟之說又無惑於中年疑信相半之言而細考朱子用功之次序反之身心實實體驗然後歷年屢進之妙可得而喻也夫

戊申朱子五十九歲

二月己巳題太極西銘解後云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舉此解以示學徒使廣

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

自六經四子之後先儒遺書能繼其統者惟太極西銘

蓋天地之運行布濩只是此理人心之本得其正者亦

只是此理太極陰陽五行成男成女無論氣化形化皆

此理流通灌注所以乾坤是大父母而大人之學能繼

述父母之志事者必居敬窮理了了遍徹有天下一家

中國一人氣象渾全於胸中宰制經綸各有條理此亘

古亘今首出庶物之大學業大規模惟周張兩夫子能

統會發出而兩程子見之最親切者也歷數十年朱子

生其後居敬窮理之至於乾坤化生之原聖賢繼述之

任徹底透闢孕育包涵深信二書是歷聖相傳之嫡脈後來學者無能出其範圍於是章疏而句釋之總括而統論之不獨周張兩夫子之精義昭然顯著且使學者知二書實大學明新止善之根柢中庸盡性參贊之實學由此開拓心胸增長識力以讀六經四子方有徑路門戶以入道其覺世婆心勤懇於二書以定聖學之正宗者可謂至矣乃二陸輕肆詆訶榛塞前聖之心傳鼓惑後學之耳目關係非小朱子既闢其非又書此以示學者後又與象山申辨闢陸嚴衛道切豈得已哉

答劉公度書云所喻世豈能人人同已人人知已在我者

明瑩無瑕所益多矣此等語言殊不似聖賢意思無乃近日亦爲異論漸染自私自利作此見解邪臨川近說愈肆荆舒祠記曾見之否此等議論皆是學問偏枯見識昏昧之故私意又從而激之若公度之說行則此等事都無人管恣意橫流矣

篁墩以荆舒祠記爲早年通辨闢之篁墩之欺詐顛倒無所逃遁眞昌黎所謂羣兒愚者也自形其穢耳何能欺世郎以是記言之尤足見朱陸之分焉象山以介甫志在孔孟伊周而自信不疑爲其弊介甫豈眞法孔孟伊周哉特假周禮之遺文箝世儒之議論以遂其言利

專權之私耳象山推崇其志而輕言其弊其亦惑矣至
於熙寧排介甫者固有未當而新法之行人民流離介
甫不悔象山不此之責而咎排之者之非抑又不可解
者也且云元祐諸臣不知自勉而以分異人爲快抑思
使紹聖用事之人得以借口而作之俑者誰耶不原禍
本覺有首惡而專責諸賢眞昌黎所云設淫詞而助之
攻也蓋由象山主於意念之私學問不能虛心體察見
識不能正大高明朱子抉其隱微而以偏枯昏昧非之
直有學術世道之憂焉象山猶悍然不顧高大自許以
此篇爲明道之文吾不知其所明者何道也世有識者

試取朱子讀兩陳諫議遺墨反復潛玩與前記參觀互考則朱陸之黑白一見而可決矣

按朱子曰江西之學無了惻隱辭遜之心但有羞惡之心然不羞其所當羞不惡其所當惡有是非之心然不是其所非非其所是介甫言利賊民象山乃以爲法孔孟伊周是無惻隱之心語意一味狂叫是無辭遜之心以言利賊民之人而推崇之是無是非之心立言之差至於如此不自愧悔遂至當羞惡者不羞惡只是大言不慚任氣負行去顚倒是非都不顧不窮理而高言頓悟其害至此朱子所以與門人力言之那有一毫同處

○象山年譜載荆公祠記於戊申正月則此書在戊申答劉子澄云比來日用事復如何且省雜看向裏做些工夫爲善某病雖日衰然此意思卻似看得轉見分明親切歲前看通書極力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道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按書中云去歲作高彥先祠堂記記作於丁未則此書在戊申幾字是關鍵動而未形有無之閒此處正大親切前後際皆得矣

答陸子靜云來書反復其於無極太極之辨詳矣然以熹觀之伏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聖後聖豈不同條而共貫哉若於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眞體則知不言者不爲少而言之者不爲多矣何至若此之紛紛哉今既不然則吾之所謂理者恐其未足以爲羣言之折衷又況於人之言有所不盡者又非一二而已乎既蒙不鄙而教之熹亦不敢不盡其愚也且夫大傳之太極者何也即兩儀四象八卦之理具於三者之先而蘊於三者之內者也聖人之意正

以其究竟至極無名可名故特謂之太極猶曰舉天下之至極無以加此云爾初不以其中而命之也至如北極之極屋極之極皇極之極民極之極諸儒雖有解爲中者蓋以此物之極常在此物之中非指極字而訓之以中也極者至極而已以有形者言之則其四方八面合輳將來到此築底更無去處從此推出四方八面都無向背一切停勻故謂之極耳後人以其居中而能應四外故指其處而以中言之非以其義爲可訓中也至於太極則又初無形象方所之可言但以此理至極而謂之極耳今乃以中名之則是所謂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亡也通

書理性命章其首二句言理次三句言性次八句言命故其章內無此三字而特以三字名其章以表之則章內之言固已各有所屬矣蓋其所謂靈所謂一者乃爲太極而所謂中者乃氣稟之得中與剛善剛惡柔善柔惡者爲五性而屬乎五行初未嘗以是爲太極也且曰中焉止矣而又下屬於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之云是亦復成何等文字義理乎今來諭乃指其中者爲太極而屬之下文則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二也若論無極二字乃是周子灼見道體迥出常情不顧旁人是非不顧自己得失勇往直前說出人不敢說底道理令後之學者曉然見

得太極之妙不屬有無不落方體若於此看得破方見得此老眞得千聖以來不傳之秘非但架屋上之屋疊牀上之牀而已也今必以爲未然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三也至於大傳旣曰形而上者謂之道矣而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此豈眞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哉正所以見一陰一陽雖屬形氣然其所以一陰而一陽者是乃道體之所爲也故語道體之至極則謂之太極語太極之流行則謂之道雖有二名初無兩體周子所以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無形狀以爲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爲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乎陰陽之中

以爲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今乃深詆無極之不然則是直以太極爲有形狀有方所矣直以陰陽爲形而上者則又昧於道器之分矣又於形而上者之上復有況太極乎之語則是又以道上別有一物爲太極矣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四也至熹前書所謂不言無極則太極同於一物而不足爲萬化根本不言太極則無極淪於空寂而不能爲萬化根本乃是推本周子之意以爲當時若不如此兩下說破則讀者錯認語意必有偏見之病聞人說有即謂之實有見人說無即謂之眞無耳自謂如此說得周子之意已是太

然分明只恐知道者謂其漏洩之過甚不謂如老兄者乃猶以爲未穩而難曉也請以熹書上下文意詳之豈謂太極可以人言而爲加損者哉是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五也來書又謂大傳明言易有太極今乃言無何耶此尤非所望於高明者今夏因與人言易其人之論正如此當時對之不覺失笑遂至被劾彼俗儒膠固隨語生解不足深怪老兄平日自視爲如何而亦爲此言耶老兄且謂大傳之所謂有果如兩儀四象八卦之有定位天地五行萬物之有常形耶周子之所謂無是果空虛斷滅都無生物之理耶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

意者六也老子復歸於無極無極乃無窮之義如莊生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云爾非若周子所言之意也今乃引之而謂周子之言實出於彼此又理有未明而不能盡乎人言之意者七也

朱子此書一段言極與中不同二段言無極是道體本然非架屋疊牀四段言不可以陰陽爲形上不可以形上之上別有太極五段言錯認語意六段言周子言無極即大傳言易有太極七段言周子不同老子大旨如是而反復辨之必詳盡者非得已也蓋太極說是孔孟後統會易理發明道原第一書今象山以無極同

於老子竟以太極說與道德經一視矣若不明辨其非是使易理不明道原蔽塞後學日誦六經四子而其來歷之一原用功之歸宿總無著力處幾不識此身此心何所安頓此性此命何所凝聚欲求定靜不根於中正仁義而根於虛無寂滅其流失不可勝言此朱子所深憂而辨之不遺餘力者也

此書年譜載於戊申

朱子曰乾九二聖人之學可欲之善屬焉可欲之善是自然道理未到修爲故曰聖人之學坤六二賢人之學有諸己之信屬焉有諸己便欲執持保守依文按本做故曰賢

人之學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乾道也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坤道也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乾如活龍相似有猛烈底氣象故九五曰飛龍在天文言說得活潑潑地到坤便善了六五只說黃裳元吉文言中不過說黃中通理正位居體而已看易記取陰陽二字看乾坤記取健順二字便不錯了

再論湖南問答朱子曰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工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譬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則個如恐懼戒謹是長長地做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如

水然只是要不輟地做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加些提控不成謂是大路便更都不管他恁地自去之理正淳曰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理義條件只是箇主宰嚴肅便是涵養工夫伊川曰敬而無失便是然不可謂之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正淳又曰平日無涵養者臨事必不能勉强省察曰有涵養者固要省察不曾涵養者亦當省察不可道我無涵養工夫至於已發處更不管他若於發處能點檢亦可知得是與不是今言涵養則曰不先知理義底涵養不得言省察則

曰無涵養省察不得二者相捱卻成擔閣又曰如涵養熟者固是自然中節便做聖賢於發處亦須審其是非而行涵養不熟底雖未必能中節亦須直要中節可也要知二者可以交相助不可以交相待

朱子曰心要活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活是天理死是人欲（必大錄云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玩此朱子是時已通乾坤之德工夫貫未發已發而主宰嚴肅活是天理二語尤見本體昭明已久即程子心常要活之旨與謝上蔡所見大不同不可以彼而例此也

正淳曰陸氏說須是實得如義襲只是强探力取朱子曰謂如人心知此義理行之得宜固自內發人性質不同或有魯鈍一時見未到得因人說出來反之於心見得爲是而行之是亦內也人心所見不同聖人方見得盡今陸氏只是要自渠心裏見得底方謂之內若別人說底一句也不是才自別人說出便指爲義外如此乃是告子之說所以指文義而求之者皆不爲內故自家才見得如此便一向執著將聖賢言語便亦不信更不去講貫只是我底是其病痛只在此

以上黃嵤錄發明象山執己見不讀書窮理之病惟此

段極透亦朱子積學理明自道得親切耳明朝中葉以後學術不正皆由於此不徹此病終不能出新會姚江

案曰

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人傑謂陰陽闔闢屈伸往來則謂之易皆是自然皆有定理則謂之道造化功用不可測度則謂之神其命於人三句只是就人道上說朱子曰就人一身言之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翌日再問云既就人身言之卻以就人身者就天地言之可乎曰天命流行所以主宰管攝是理者卽其心也而有是理者卽其性也如所以爲春夏所以爲秋冬之

理是也至發育萬物者卽其情也

此萬人傑錄黃榦錄別出窮格如是體驗如是方是天人合一之學

上封事云十一月一日朝奉郎直寶文閣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宫臣朱熹謹齋沐具疏昧死再拜獻於皇帝陛下臣猥以庸陋蒙被聖知有年於此矣而兩歲以來受恩稠疊有加於前顧視輩流無與爲比其爲感激之深固有言所不能諭者然竊惟念狂妄之言抵觸忌諱雖蒙聽納不以爲罪而伏俟數月未見其有略施行者臣誠不自知求所以堪陛下非常之恩者而未知所出也以是懟懼久不自

安不意陛下又欲召而見之臣愚於此仰窺聖意尤不識其果何謂也以為欲聽其計策則言已陳而不可用以為欲加之恩意則寵既厚而無以加二者之間未有所當此臣之所以徘徊前卻懇叩辭避而不能已也然而陛下猶未之許則臣又重思之前日進對之時口陳之說迫於疾作而猶有未盡言者蓋嘗請以封事上聞而久未敢進豈非陛下偶垂記憶而欲卒聞之乎抑其別有以乎臣不得而知也然君父之命至於再三而為臣子者堅臥於家則臣於此實有所未安者其所深慮獨恐進見之後所言終不可用而又徒竊誤寵如前之為則臣之辭受將有所甚

難處而終得罪者是以輒因前請而悉其所言以獻以爲雖使得至陛下之前所言不過如此伏惟聖慈幸賜觀省若以其言爲是而次第行之則臣之志願千萬滿足退伏巖穴死無所憾萬一 聖意必欲其來則臣亦不過求一望見淸光而後懇請以歸而已若見其言果無可取則是臣所學之陋他無所有政使冒進陛下亦將何所用之不若因其懇請而許其歸休猶足以兩有所全也又況陛下之廷侍從之列方有造爲飛語以中害善良唱爲橫議以脅持上下其巧謀險計又有甚於前日之不思而妄發者陛下無爲使臣輕犯其鋒而復陷已覆之轍也蓋臣竊觀今

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如盧扁華陀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故臣前日之奏輒引藥不瞑眩厥疾不瘳之語意蓋如此而其言有未盡也然天下之事所嘗言者不勝其衆顧其序有未及者臣不暇言且獨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深爲陛下言之蓋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今日之急務則輔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

綱維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軍政六者是也臣請昧死而悉陳之惟陛下之留聽焉臣之輒以陛下之心爲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則天下之事無一不出於正人主之心不正則天下之事無一得由於正蓋不唯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之著於外者常若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不可揜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

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此心旣正則視明聽聰周旋中禮而身無不正是以所行無過不及而能執其中雖以天下之大而無一人不歸吾之仁者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焉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私恩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暇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而上憚不惡之嚴下謹戴盆之戒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

二者之間洞然無有毫髮私邪之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修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此心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未嘗敢有須臾之息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而凡其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夫宦官

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之官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瞬息之頃得以隱其毫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懔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由內及外自微至著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陛下試以是而思之吾之所以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者果嘗有如此之功乎所以修身齊家而正其左右者果嘗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有不得而知者然不見其形而覩其影不睹其內而占其外則爵賞之濫貨賂之流閭巷竊言久已不勝其籍籍矣臣竊以是窺

之則陛下之所以修之家者恐其未有以及古之聖王也至於左右便嬖之私恩遇過當往者淵覿說抃之徒勢焰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獨有前日臣所面奏者雖蒙聖慈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終竊以爲此輩但當使之守門傳令供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長使得逞邪媚作淫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而其有才無才有罪無罪自不當論況其有才適所以爲姦有罪而不可復用乎且如向來主管喪事欽奉几筵之命遣近傳聞無不竊笑臣不知國史書之野史記之播於外國傳於後世且以陛下爲何如主也縱有曲折如前日所以諭臣

者陛下亦安能家置一喙而人曉之耶刑餘不醜不比人類顧乃勞惑聖心虧損聖德以至此極而公卿大臣拱手熟視無一言以救其失臣之痛心始者惟在於此比至都城則又知此曹之用事者非獨此人而侍從之臣蓋已有出其門者至其納財之塗則又不於士大夫而專於將帥臣於前日亦嘗輒以面奏而陛下諭臣以爲誠嘗深察而痛懲之矣退而始聞陛下比於環列之尹已嘗有所易置乃知陛下固已深察其弊而無所待於人言然猶未能明正其罪而反寵以崇資巨鎮使安坐安此曹無知何所忌憚況中外將帥其不爲此者無幾陛下亦未能推其類而

悉去之也陛下竭生靈之膏血以奉軍旅之費本非得已而為軍士者顧乃未嘗得一溫飽甚者採薪織屨掇拾糞壤以度朝夕其又甚者至使妻女盛塗澤倚市門以求食也怨詈謗讟悖逆絕理至有不可聞者一有緩急不知陛下何所倚仗是皆為將帥者巧為名色頭會箕斂陰奪取其糧賜以自封殖而行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彼此既厭足矣然後時以薄少號為羨餘陰奉燕私之費以嫁士卒怨怒之毒於陛下且幸陛下一受其獻則後日雖知其罪而不得復有所問也出入禁闥腹心之臣外交將帥其為欺蔽以至於此豈有一毫愛戴陛下之心哉而陛下不悟

反寵暱之以是爲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以此而觀則陛下所以正其左右未能及古之聖王又明矣且私之得名何爲也哉據已分之所獨有而不得以通乎其外之稱也故自匹夫而言則以一家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鄉自鄉人而言則以一鄉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其國自諸侯而言則以一國爲私而不得以通乎天下至於天子則際天之所覆極地之所載莫非已分之所有而無外之不通矣又何以私爲哉今以不能勝其一念之私而至於有私心以不能正其家人近習之故而至於有私人以私心用私人則不能

無私費於是內損經費之入外納羨餘之獻而至於有私財陛下上爲皇天之所子全付所覆使其無有私而不公之處其所以與我者亦不細矣乃不能充其大而自爲制裂以狹小之使天下萬事之弊莫不由此而出是豈不可惜也哉若以時勢之利害言之則天下之勢合則強分則弱故諸葛亮之告其君曰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當是之時昭烈父子以區區之蜀抗衡天下十分之九規取中原以興漢室以亮忠智爲之深謀而其策不過如此可謂深

知時務之要而暗合乎先王之法矣夫以蜀之小而於其中又以公私自分彼此如兩國然則是將以梁益之半圖吳魏之全又且內小人而外君子廢法令而保姦同使內之所出者日有以賊乎外公之所立者常不足以勝乎私則是此兩國者又自相攻而其內之私者常勝外之公者常負也外有鄰敵之虞內有陰邪之寇日夜交攻而不置爲國家者亦已危矣夫以義理言之既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則今日之事如不蚤正臣恐陛下之心雖勞於求賢而一有所妨乎此則賢人必不得用而所用者皆庸繆憸巧之人雖勤於立政而一有所礙乎此則善政必不得

立而所行者皆阿私苟且之政日往月來養成爲本而燕

貽之謀未遑輔相之職不修紀綱壞於上風俗壞於下民

愁兵怨國勢日卑一旦猝有不虞臣竊寒心不知陛下何

以善其後也然則臣之所謂天下大本惟在陛下之一心

者可不汲汲皇皇而求有以正之哉至於輔翼太子之說

則臣前日所謂數世之仁者蓋以微發其端而未敢索言

之也夫太子天下之本其輔翼之不可不謹見於保傅傳

者詳矣陛下聖學高明洞貫今古宜不待臣言而喻然臣

嘗竊怪陛下所以調護東宮者何其疎略之甚也由前所

論而觀之豈非所以自治者猶未免於疎略因是亦以是

為當然而不之慮耶夫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宮寮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儇薄闒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講讀聞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於從容朝夕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皇太子睿性夙成閱理久熟雖若無待於輔導然人心難保氣習易污習於正則正習於邪則邪此古之聖王教世子者所以必選端方正直道術博聞之士與之居處而又使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行蓋常謹之於微不待其有過而後規也今三代之制雖不可考且以唐之六典論之東宮之官師傅賓客既職輔導

而詹事府兩春坊實擬天子之三省故以詹事庶子領之其選甚重今則師傅賓客既不復置而詹事庶子有名無實其左右春坊遂直以使臣掌之何其輕且褻之甚耶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賓客則無以發其隆師親友尊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媟狎奇袤褻進之害此已非細事矣至於皇孫德性未定聞見未廣又非皇太子之比則其保養之具尤不可以不嚴而今日之官屬尤不備責尤不專豈任事者亦有所未之思耶謂宜深詔大臣討論前代典故東宮除今已置官外別置師傅賓客之官使與朝夕遊處罷去春坊使臣而使詹

事庶子各復其職宮中之事一言之入一念之出必由於此而後通焉又置贊善大夫擬諫官以箴闕失王府則宜稍倣六典親王之制置賓友咨議以司訓導置長史司馬以總眾職妙選耆德不雜他材皆置正員不為兼職專其職掌以責功效則其官屬亦已略備矣陛下又當以時召之使侍燕遊從容啟迪凡古先聖王正心修身平治天下之要陛下之所服行而已有效與其勉慕而未能及愧悔而未能免者傾倒羅列悉以告之則聖子神孫皆將有以得乎陛下心傳之妙而宗社之安統業之固可以垂於永久而無窮矣此今日急務之一也至於選任大臣之說則

臣前所謂勞於求賢而賢人不得用者蓋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也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鄙夫之竊位者非有他也直以一念之間未能撤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嬖之流不能盡由於法度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選掄之際常先排擯此輩置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又於其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其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

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故以陛下之英明剛斷略不世出而所取以自輔者未嘗有如汲黯魏徵之比顧嘗反得如秦檜晚年之執政臺諫者而用之彼以人臣竊國柄而畏忠言之悟主以發其姦也故專取此流以塞賢路蔽上心乃其勢之不得已者陛下尊居宸極威福由已亦何賴於此輩而乃與之共天下之政以自蔽其聰明自壞其綱紀而使天下受其弊哉夫其所以取之者如此故其選之不得而精選之不精故任之不得而重任之不重則彼之所以自任者亦輕夫以至庸之材當至輕之任則雖名爲大臣而其實不過供給唯諾奉行文書以求不失其窠坐

資級如吏卒之爲而已求其有以輔聖德修朝政而振紀
綱不待智者而知其必不能也下此一等則惟有作姦欺
植黨與納貨賄以濁亂陛下之朝廷耳其尤甚者乃至十
有餘年而後敗露以去然其布列於後以希次補者又已
不過此等人矣蓋自其爲臺諫爲侍從而其選已如此其
後又擇其尤碌碌者而登用之則亦毋怪乎陛下常不得
天下之賢材而屬任之也然方用之之初亦曰姑欲其無
所害於吾之私而已夫豈知其所以害夫天下之公者乃
至於此哉陛下試反是心以求之則庶幾乎得之矣蓋不
求其可喜而求其可畏不求其能適吾意而求其能輔吾

德不憂其自任之不重而常恐吾所以任之者之未重不爲燕私近習一時之計而爲宗社生靈萬世無窮之計陛下誠以此取之以此任之而猶曰不得其人則臣不信也此今日急務之二也至於振肅紀綱變化風俗之說則臣前所謂勤於立政而善政卒不得立者亦已發其端矣夫以陛下之心憂勤願治不爲不至豈不欲夫綱紀之振風俗之美哉但以一念之間未能去其私邪之蔽是以朝廷之上忠邪雜進刑賞不分士夫之間志趣卑污廉恥廢壞顧猶以爲事理之當然而不思有以振厲矯革之也蓋明於內然後有以齊乎外無諸已而後可以非諸人今宮省

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窟穴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熏蒸銷鑠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姦犯法則陛下又未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而所以施於外者亦因是而不欲深究切之且如頃年方伯連帥嘗以有贓污不法聞者矣鞫治未竟而已有與郡之命及臺臣有言則遂與之祠祿而命為自陳至於其所藏匿作過之人則又不復逮捕付獄名為降官而實以解散其事此雖宰相曲庇鄉黨以欺陛下然臣

竊意陛下非全然不悟其欺者意必以爲人情各有所私我既欲遂我之私則彼亦欲遂彼之私君臣之間顧情稔熟則其勢不得不少容之且以爲雖或如此亦未至甚害於事而不知其敗壞綱紀使中外聞之腹非巷議皆有輕侮朝廷之心姦贓之吏則皆鼓舞相賀不復畏陛下之法令則亦非細故也又如廷臣爭議配享其間邪正曲直固有所在則兩無所問而並去之監司挾私以誣郡守則不問其曲直而兩皆罷免監司使酒以陵郡守亦不問其曲直而兩皆與祠宰相植黨營私孤負任使則曲加保全而使之去臺諫懷其私恩陰拱不言而陛下亦不之問也其

有初自小官擢爲臺諫三四年間趨和承意不能建明一事則年除歲遷至極其選一日論及一二武臣罪惡則便斥爲郡守而不與職名從臣近典東畿邊帥西蜀一遭飛語則體究具析無所不至及究析來上而所聞不實則言之者晏然一無所訶山陵諸使驚擾辟闕煩擾吏民御史有言亦無遣行而或反得超遷御史言及畿漕則名補卿列而實奪之權其所言者則雖暴加黜削而繼以進用從班之中賢否尤襍至於終歲緘默不聞一言以裨聖聽者顧亦隨羣逐隊排進儹補其桀黠者乃敢造飛語立橫議如臣前所陳者而宰相畏其凶焰反撓公議而從之臺諫

亦不敢以聞於陛下而請其罪陛下視此綱紀為如何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振肅之耶綱紀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大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下之事上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咈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則千塗萬轍經營計較必得而後已甚者以金珠為脯醢以契劵為詩文宰相可啗則啗宰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父詔其子兄勉其弟一用此術而不復知有忠義名節之可貴其俗已成之後則雖賢人君子亦不免習於其說一有剛毅正直守道

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羣譏衆排指爲道學之人而加以矯激之罪上惑聖聰下鼓流俗蓋自朝廷之上以及閭里之間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錮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宣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擯詆辱必使無所容措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又其甚者乃敢誦言於衆以爲陛下嘗謂今日天下幸無變故雖有仗節死義之士亦何所用此言一播大爲識者之憂而臣有以知其必非陛下之言也夫仗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蓋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

輕爵祿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時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非謂必知後日當有變故而預蓄此人以擬之也惟其平日自恃安逸便謂此等人材必無所用而專取一種無道理無學識重爵祿輕名義之人以為不務矯激而尊寵之是以綱紀日壞風俗日偷非常之禍伏於冥冥之中而一旦發於意慮之所不及平日所用之人交臂降叛而無一人可同患難然後前日擯棄流落之人始復不幸而著其忠義之節以天資之亂觀之其將相貴戚近幸之臣皆已頓顙

賊庭而起兵討賊卒至於殺身湛族而不悔如巡遠杲卿之流則遠方下邑人主不識其面之人也使明皇早得巡等而用之豈不能銷患於未萌巡等早見用於明皇又何至眞爲仗節死義之舉哉商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此識者所以深憂於或者之言也雖以臣知聖學高明識慮深遠決然不至有此議論然每念小人敢託聖訓以蓋其姦而其爲害至於深沮天下忠臣義士之氣則亦未嘗不痛心疾首而不敢以識者之慮爲過計之憂也陛下視此風俗爲何如可不反求諸身而亟有以變革之耶此今日急務之三四也至於愛養民力修明軍政之說則民力之未裕

生於私心之未克而宰相臺諫失職也軍政之未修生於
私心之未克而近習得以謀帥也是數說者臣皆已極陳
於前矣今請即民力之未裕而推言之臣聞虞允文之爲
相也蓋取版曹歲入窠名之必可指擬者號爲歲終羨餘
之數而輸之内帑顧以其有名無實積累挂欠空載簿籍
不可催理者撥還版曹其爲說曰内帑之積將以備他日
用兵進取不時之須而版曹目今經費已自不失歲入之
數聽其言誠甘且美矣然自是以來二十餘年内帑歲入
不知幾何而認爲私貯典以私人宰相不得以式貢均節
其出入版曹不得以簿書勾考其存亡其日銷月耗以奉

撫私之資者盡不知其幾何矣而昌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敵人之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經費闕欠日甚督趣日峻以至廢去祖宗以來破分良法而必以十分登足爲限以爲未足則又造爲比較監司郡守殿最之法以誘脅之不復問其政教設施之得失而一以其能剝民奉上者爲賢於是中外承風競爲苛急監司明諭州郡郡守明諭屬邑不必留心民事惟務催督財賦此民力之所以重困之本而稅外無名之賦如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屬尚未論也其次則陛下所用之宰相不能擇中外大吏而惟狥私情之厚薄所用之臺諫不能公行糾劾而惟快

己意之愛憎是以監司郡守多不得人而其賢者或反以
舉職業忤臺諫而遭斥逐也至於監司太多而事權不歸
於一銓法雖密而縣令未嘗擇人則又其法之有未善者
然其本正則此等不難區處其本未正則雖或舉此臣恐
未見其益而反有害也又嘗卽夫軍政之不修而推之則
臣聞日者諸將之求進也必先掊克士卒以植私財然後
以此自結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姓名達於陛下之貴將
貴將得其姓名卽以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節次保明
稱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爲奏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
下但見其等級推先案牘具備則誠以爲公薦而可以任

矣而豈知其諳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哉只此一事有耳者無不聞有口者無不道然以其門戶幽深蹤跡詭秘故無路得以窺其交通之實狀是以雖或言之而陛下終不信也夫將者三軍之司命而其選置之方乖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其孰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走卒固不知兵謀師律之為何事而惟剋剝之是先交結之是圖矣陛下不知其然而猶望其修明軍政激勸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然將帥之不得人非獨兵卒之受其弊也推其為害之弊則又有以及乎民者蓋將帥得人則尺籍嚴而儲蓄義屯田

立而漕運省今為將帥者如此則固無望其肯核軍實而
豐儲畜矣至於屯田則彼自營者尤所不願故朝廷不免
使之別置使者以與治之而兵屯之衆資其撥遣則又不
免使參其務然閑其占護軍人不肯募其願耕者以行而
強其不能者以往至乎屯則偃蹇不耕而反為民田之害使
者文吏其力蓋有所不能制者是以陛下欲為之切而久
不得成也屯田不立漕運煩費諸州苗米至或盡數起發
而無以供州兵之食則加耗斛面之弊紛紛而起而民益
困矣又凡和買折帛科罰月樁之類往往亦為供軍之故
而不可除若屯田立而所資於諸路者減則此屬庶乎其

害可禁矣今皆不然則是置將之不善而害足以及民也
凡此數者根株深固枝條廣闊若不可以朝變而夕除者
然究其本則亦在夫陛下之反諸身耳聖心誠無不正則
必能出私帑以歸版曹矣版曹不至甚闕必能復破分之
法除殿最之科以寬州縣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能擇宰
相以選牧守矣擇臺諫以公刺舉矣聖心誠無不正則必
能嚴宦官兵將交通之禁而以選將屬宰相矣宰相誠得
其人則必能爲陛下擇將帥以作士氣計軍實廣屯田以
省漕運矣上自朝廷下達州縣治民典軍之官旣皆得人
然後明詔宰相議省監司之員而精其選重其責又詔銓

曹使以縣之劇易分爲等差而常切詢訪天下之官吏能爲縣者不拘薦舉之有無不限資格之高下而籍其姓名使以次補最劇之縣果有治績則優而進之不勝其任則黜而退之凡州縣之閒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其太甚而可去者可以漸去而民力庶乎其可寬矣至於屯田之利則以臣愚見當使大將募軍士使者招游民各自爲屯不相牽制其給授課督賞罰政令各從本司自爲區處軍中自有將校可使不須別置官吏使者則聽其辟置官屬三五人指使一二十人以備使令又擇從官通知兵農之務兼得軍民之情者一員爲屯田使總治兩司之政

而通其奏請趣其應副又以歲時按行察其勤惰之實以行誅賞如此則兩屯心競各務其功田事可成漕運可省而諸路無名非理之供橫斂巧取之政前日有所不獲已而未可盡去者今亦可悉禁民力庶乎其益裕矣此今日急務之五六也凡此六事皆不可緩而其本在於陛下之一心一心正則六事無不正一有人心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憊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爲文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可爲矣故所謂天下之大本者又急務之最急而尤不可以少緩者惟陛下深留聖意而亟圖之使大本誠正急務誠修而治效不進國勢不強中原不復

仇敵不滅則臣請伏鈇鉞之誅以謝陛下陛下雖欲赦之臣亦不敢承也然又竊聞之今日士夫之論其與臣不同者非一及究其實則皆所謂似是而非者也蓋其樂因循之無事者則曰陛下之年寖高而天下亦幸無事年寖高則血氣不能不衰天下無事則不宜更爲庸人所擾其欲奮厲而有爲者則又曰祖宗之積憤不可以不攄中原之故疆不可以不復以此爲務則臣心不待勸勉而自强舍此不圖則雖欲策厲以有爲而無所向望以爲標準亦歸於委靡而已凡此二說亦皆有理而臣輒皆以爲非者蓋樂因循者知聖人之血氣有時而衰而不知聖人之志氣

無時而衰也知天下有事之不可以苟安而不知天下無事之尤不可以少怠也況今日之天下又未得為無事乎且以衛武公言之其年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以求規諫而作抑戒之詩以自警使人朝夕誦之不離於其側此其年豈不甚高而其戒謹恐懼之心豈以是而少衰乎況陛下視武公之年三分未及其二而責任之重地位之高又有十百千萬於武公者臣雖不肖又安敢先處陛下於武公之下而直謂其不能乎且天下之事非艱難多事之可憂而宴安酖毒之可畏政使功成治定無一事之可為尚當朝兢夕惕居安慮危而不可以少怠況今天下雖若

未有目前之急然民貧財匱兵惰將驕外有強暴之寇仇內有愁怨之軍民其他難言之患隱於耳目之所不加思慮之所不接者近在堂奥之間而遠在數千里之外何可勝數追計其前既未有可見之效卻顧於後又未有可守之規亦安得遽謂無事而遂以逸豫處之乎其思奮厲者又徒知恢復之不可忘頹墮之不可久然不知不世之大功易立而至微之本心難保中原之戎寇易逐而一己之私意難除也誠能先其所難則其易者將不言而自辦不先其難而徒欲僥倖於其易則雖朝夕談之不絕於口是亦徒為虛言以快天時之意而已又況此事之失已在隆

興之初不合遽然罷兵講和遂使宴安酖毒之害日滋日長而臥薪嘗膽之志日逺日忘是以數年以來綱維解弛釁孽萌生區區東南事猶有不勝慮者何恢復之可圖乎故臣不敢隨例迎合苟爲大言以欺陛下而所望者則惟欲陛下先以東南之未治爲憂而正心克己以正朝廷修政事庶幾真實功效可以馴致而不至於別生患害以妨逺圖蓋所謂善易者不言易而真有志於恢復者果不在於撫劒抵掌之間也論者又或以爲陛下深於佛老之學而得其識心見性之妙於古先聖王之道蓋有不約而自合者是以不悅於世儒之常談死法而於當世之務則寧

以管商一切功利之說爲可取今乃以其所厭飫鄙薄者陳於其前亦見其言愈多而愈不合也臣以爲此亦似是而非之論非所以進盛德於日新也彼老子浮屠之說固有擬於聖賢者矣然其實不同者則此以性命爲眞實而彼以性命爲空虛也此以爲實故所謂寂然不動者萬理粲然於其中而民彝物則無一之不具所謂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必順其事必循其法而無一事之或差彼以爲空則徒知寂滅爲樂而不知其爲實理之原徒知應物見形而不知其有眞妄之別也是以自吾之說而修之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而治心修身齊家治國無一事之非理

由彼之說則其本末橫分中外斷絕雖有所謂玥徹靈通
虛靜明妙者而無所救於滅理亂倫之罪顛倒運用之實
也故自古爲其學者其初無不似有可喜考其終則詖淫
邪遁之見鮮有不作而害於政事者是以程顥常闢之曰
自謂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偏而實
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自
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是謂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
闢之而後可與入道嗚呼此眞可謂理到之言惜乎其未
有以聞於陛下者使陛下過聽髠徒誑妄之說而以爲眞
有合於聖人之道至分治心治身治人以爲三術而以儒

者之學為最下則臣竊為陛下憂此心之害於政事而惜此說之布於來今也如或未以臣言為然則聖賢不為不高學之不為不久而所以正心修身以及天下者其效果安在也是豈可不思其所以然者而亟反之哉若夫管商功利之說則又陋矣陛下所以取之者則以旣斥儒者之道為常談死法而天下之務日至於前彼浮屠之學又不足以應之是以有味乎彼之言而冀其富國強兵或有近效耳然自行其說至今幾年而國日益貧兵日益弱所謂近效者亦未之見而聖賢所傳生財之道理財之義文武之怒道德之威則固所以為富強之大而反未有講之者

也豈不誤哉今議者徒見佛老之高管商之便而聖賢所傳明善誠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初無新奇可喜之說遂以爲常談死法而不足學夫豈知其常談之中自有妙理死法之中自有活法固非老佛管商之陋所能彷彿其萬分也哉伏惟陛下察臣之言以究四說之同異而明辨之則知臣之所言非臣所爲之說乃古先聖賢之說非古先聖賢所爲之說乃天經地義自然之理雖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聖顏曾伋軻之賢而有所不能違也則於臣之言與夫論者之說其爲取舍從違不終日而決矣抑臣於此又竊有感而自悲焉蓋臣之得事陛下於今二十有七

年矣而於其間得見陛下數不過三自其始見於隆興之
初固嘗輒以近習爲言矣辛丑再見又嘗論之今歲三見
而其所言又不過此臣遐方下士田野之人豈有積怨深
怒於此曹而固欲攻之以快己私也哉其所以至於屢進
不合而不敢悔者區區之意獨爲國之計而不敢自爲身
謀其愚亦可見矣然自頃以來歲月逝邁如川之流一往
而不復反不惟臣之蒼顏白髮已迫遲暮而竊仰天顏亦
覺非昔時矣臣之鄙滯固不能別有忠言奇謀以裨聖聽
而陛下日新之盛德亦未能有以使臣釋然而忘其夙昔
之憂也則臣於此安得不深有感而重自悲乎身伏衡茅

心馳魏闕竊不勝其愛君憂國之誠敢冒萬死列瀝肺肝以效野人食芹炙背之獻且以自乞其不肖之身焉伏惟
陛下哀憐財赦而擇其中則非獨愚臣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臣齋誠惶誠恐昧死再拜謹言
是篇也朱子內聖外王之學所由設施以繼帝臣王佐之後者也其喫緊處在正君心一段精一克復以正其本師保諫議以正其行冢宰之官有司之法以正其服食財賄起居動靜之節內之后嬪宮人外之貴戚近臣無一不軌於正然後百官萬民各得其正此三代聖王之遺法實可坐而言起而行者至於六事指陳時弊顯

有塗轍不待大爲更張而已各就繩墨矣惜乎孝宗不能用也後世帝王斷宜反復是篇以定主治規模凡宰相六部九卿等官督撫布按府州縣等官皆當各書一通以立輔治尺度由此及文集語類講求治道之大綱細目經書史鑑考究治道之義理條件一人倡之百僚和之治不古若者未之有也

延和奏劄五曰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爲之資奮大有爲之志卽位之初慷慨發憤恭儉勤勞務以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爲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於玆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

下慰人望不審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爲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爲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爲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爲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爲陛下惑之故嘗反復而思之無乃燕閒蠖濩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爲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爲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機

未嘗不朋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堲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讐恥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

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為恨也間者天啟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人欲之盡矣然臣竊以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謂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深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員

斥遠邪佞則兼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則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遏而絕之否也謝却傲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可以固有邦之本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小勝而所謂人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雄

政之久圖治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説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爲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淸應物之源以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修

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察乎人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或恥爲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爲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

應緣無礙爲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爲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泝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爲天理耶爲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閼果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爲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爲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

甚也知其爲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
不衆而不當憂其爲黨也知其爲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
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傷也如此則
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
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爲無不如志矣詩云豐水有芑
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
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内所望於
陛下者不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
以爲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托萬方黎獻永有歸

往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
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略同辭不別白旨不分明曾不足以
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淸光環視其
中無他所有輒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
惟陛下財赦不勝恐懼取進止
孝宗人欲未盡天理未全故有交戰之患朱子歷歷說
破使了然其故又示以用功之方自今以往一段言謹
幾用人處事之道實可施行奈孝宗已老又欲傳位不
能早用朱子因循無功大可歎息明朝亦有賢君多犯
此弊皆不讀此篇之過也

朱子曰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范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司而已今諸路監司猥衆卻如無一般不若每路只擇一賢監司其餘悉可省罷

因論薦舉之弊朱子曰亦不難革只是擇諸路監司並得一好吏部尚書揀薦得不是人材者退去便須得人今胡亂薦來但不犯贓罪便得若犯了贓不過降得兩官安得不胡薦

又曰今朝廷之議不是戰便和不和便戰不知古人不戰不和之間亦有箇且硬相守底道理卻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軼得我今五六十年間只以和爲可靠兵又不

曾練得財又不曾蓄得說恢復底都是亂說耳以上黃
擇吏部監司練兵蓄財是爲治要著南宋皆不得法漫
說恢復竟同兒戲此朱子所深慨也

朱子聖學考略卷六終

七世姪孫朱孫茀芬重校刊